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三



瓜田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三



瓜田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3卷. 瓜田集 / 刘成信
主编; 瓜田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

ISBN 978-7-5463-9621-7

I. ①中… II. ①刘… ②瓜…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537号

瓜田集

出版人 孙建军

作者 瓜田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本 650mm×950mm 1/16

字数 75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9621-7

定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才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自序

瓜田

这本小书，我编得极用心。因为只有八万字，若成色不足，一览无余，没什么可回味的，就对不住读友了。于是我就选来选去，尽可能把好看的玩意儿捧出来。当然，在高手看来，也都是镗子里拔的将军，但在瓜田，却是满怀对着读友的真诚与尊重，推出了最佳阵容。

我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搞过几年文艺评论，甚至掺和过电视方面的创作。如果把挥霍掉的时间都用来干一件事情（比方说弄杂文），肯定是另一番景象。您瞧，活了大半辈子，能谈的体会，不过是小孩子都懂得的“专心”和“恒心”，足见不会有大的出息。

我的毛病是没有长远规划，没有主见，更缺乏定力，走哪儿算哪儿。年轻朋友为避免这个失误，就该选准目标（这个目标不一定是写杂文），排除万难，坚持下去。有人说过，不管什么目标，只要坚持学习一万个小时，总能搞出名堂来。一万个小时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每天坚持三个钟头，一直搞上十年！能把一件事情坚持一万个小时的，都不是凡人，所以成功者总是稀缺物种。如果你能干到一万个小时，你也不是凡人。



写作这东西，质量比数量要紧（这个质量，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好文章，一篇顶十篇，顶一百篇。写作就像登山，你总要向上爬，向高度挑战，这样才能获得更开阔的视野，看到更美丽的风景，拿出自己独特的货色。否则，只是围着山脚转圈圈，跑得尘土飞扬，看着热闹，勤奋感人，但因为缺少特色，很容易被挤挤挨挨的人群淹没。

一门心思只想着写文章，反而写不出好文章。这时候就看出阅历的重要了。读万卷书其实不难，难的是走万里路，也就是读懂人生。一个书呆子，人都没活明白，文章能精彩到哪里去？还想让人家醍醐灌顶？充其量只能拣点儿鸡毛扎几把掸子卖卖。

瓜田痛感人生缺课太多，所以退休以后，就开始“恶补”。退休前极想做而顾不上事，都要试试。自驾游啊，摄影啊，游泳啊，轮滑啊，唱歌啊，吹萨克斯管啊，读帖写字啊，忙得不亦乐乎。这些“补课”，不好意思，其实很自私的，多半是为了健康和快乐，说是为了日后长出自己的“鸡毛”，那肯定是骗人。

有人说，年轻人想活出个样儿来，老年人就想品出味儿来了，其实这话不准确，中青年人也应该把“品味”放在前头，先把人活明白了，活全面了，活丰富了，活潇洒了，活出滋味儿。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写文章还是干点儿别的，都在其次。以后，书呆子一类的作家怕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2012年2月24日

目录

下一把,与谁共舞	1
比鬼更可怜的,是人	5
往上沟通的难度	8
把硬币的两面都给人看看	12
好事干吗偷着干?	16
我深深地爱上了封建王朝	22
你笑时露几颗牙?	27
心理残疾的外化	31
“养狗城”里好风光	35
交流的心态	39
官员的热脸和“皇马”的冷屁股	42
从胡锦涛的歉疚说起	45
是谁把李真送上断头台的?	49
赶紧成立“大众体育局”	53
活见鬼的人和活见鬼的事	56





活着被迫悼的滋味儿	60
“花果”和“枝叶”	66
这当然不会是蓄意配合……	70
贪官与小偷之比较	75
不能全听医生的	78
董存瑞死前到底说了什么?	83
韩国人,你冒什么傻气?	94
当官与说实话	97
连培养孩子的方法也得引进啦?	101
张纯如为什么令我们感到愧怍?	107
生病有哪些好处	112
呼吁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	116
悍马,你可算找对婆家了	123
对着棺材喝茶的印度人	128
愚民政策能不能维稳?	132
心理平衡是老人健康的要件	136
也说“空巢”	142
儿子的跋扈和爸爸的狼狈	149



“人大代表不在乎缺席”的背后	153
炫富声声伤我心	157
骆家辉来了值得激动吗？	161

下一把,与谁共舞

先说一个美丽得令人掉泪的故事。十一年前,云南昆明的翠湖里,出现了一些到南方来越冬的海鸥,而后每年都飞来,且越聚越多,成为闻名全国的一大景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与一个喂海鸥的老人有关。这位叫吴庆恒的老人,从海鸥最早出现时起,就自己买饼干喂海鸥,阻止不文明的人侵害海鸥。老人退休金极少,除了一个铺盖卷儿,别无长物。自己连鸡蛋也吃不起,却买四块五角钱一斤的饼干,每日步行往返三十多公里,到湖畔去喂鸟,十一年如一日。海鸥们一见老人来到,立即蜂拥而上,亲昵地获取食物,为老人作“各种飞行表演”。忽一日,湖边的摄影爱好者未见到那熟悉的身影,一问,他已静悄悄地病故了。有人把这位老人喂海鸥时的照片放大,立在湖畔。这时,奇迹出现了:海鸥们马上围拢上来,有的排起队,静静地守护,有的在照片周围盘旋,像往日一样,为老人作“飞行表演”。老人照片被取走时,海鸥群一阵哀鸣,悲切地呼唤着海鸥老人。

这篇报道,占领了我多日的感情世界,拂之不能去。但近几日,这梦一样美好的情境,被突如其来的两桶污水



破坏了。头一桶,是沈阳爆出的人“与狼共舞”的新闻。据说,沈阳某舞厅买了一只小狼,用笼子吊在空中,用强光照,用高音刺激,让它跳,让它叫。据说,这能令舞者产生“与郎(注意:在这里已经由‘狼’联想到‘郎’了)共舞”的美好感觉。第二桶污水是深圳泼过来的。沈阳比起深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小兽见大兽:人们可以“与虎共舞”了!据介绍,这只从哈尔滨弄来的老虎,在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声中,在笼中不停地来回走动,音乐停了,才卧倒休息。午夜时分,一个女郎出现,隔着笼子与老虎“共舞”一番。这就是舞会的高潮了。你还别说无聊,舞厅生意好着呢,每晚有一千几百人前来“共舞”。

瓜田先生有两点很不满意。一是与兽“共舞”,名不副实。现在伪劣假冒的东西太多,到处都在打假。咱刚刚想出的新创意,不能丢了信誉,应该做到货真价实,不带半点水分。美国电影《与狼共舞》里的共舞,人和狼都是很自由的,彼此也是很和谐的。我们既然引进,就要体现“共舞”的真谛,不能把狼和虎关起来舞呀。再者,一大群人与一个野兽怎么能“共舞”得起来?总得按跳交谊舞之通例,男女雄雌合理搭配:男人找雌虎,女人找雄虎。反正得一人一虎(或者一狼)才跳得起来。现在的宣传同实际操作,差距太大,如有好事者向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舞厅非败诉不可。二是经营目光过于短浅,由于考虑不周,自己把好端端的一条大财路拦腰砍断了。北方舞厅“共舞”的起



点是狼，南方就该循序渐进，慢慢升级。比方说，先弄点儿豹子啦，眼镜蛇什么的，一点一点地过渡到老虎。现在倒好，一上来就跟百兽之王“共舞”。买票人图的是看个新鲜，老虎看腻了，你还有什么新辙？有人会想到狮子。狮子也不错，只是本国不产，引进的成本不菲，一般舞厅玩儿不起。

我们确实还有不少同类需要呵护，人贩子要打击，妇女儿童要善待，老人要敬养，残疾人要照顾。但就是再忙，虐待动物没人管也是没道理的。把野兽弄到舞厅里的经营者，是铜臭熏黑了心。那趋之若鹜的、来欣赏受难的野兽的跳舞者呢？主管部门呢？据报上说，主管部门的某处长声明，该处根本没有接到过任何关于让老虎进入舞厅的申报，如果有这种申报，也不会批准的。看来处长不支持“与虎共舞”是肯定的了。错是错在舞厅不申报，你不申报，处长的反对意见往哪里写？现在不少地方，搞一些邪门歪道，事先也不向上级打报告，这是很不好的，虽说是替上级着想，有时候还是令上级很被动。

从前，曾听说西方某国家的动物园别出心裁，在最后一个展厅里，放置了一面大镜子，下面写道：地球上最凶残的动物。参观到这里的人，先是奇怪，后是深思。我一直把这事看成是一种小噱头。现在我才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动物园园长的深刻，读懂了他的苦心。现在肤色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人



民,对“地球上不能只剩下人类”,早已形成共识。我国的狼和虎,也已日渐稀少,远远满足不了舞厅的需求。就算“共舞”的舞厅不多,也折磨不了它们多久,它们就绝种了。物种的灭绝,其严重性当然不止是我们的重孙子们只能从词典上认识老虎为何物,而是生态的失衡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鲁迅曾讽刺过一种人,说这种人希望普天下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这妙境永远也达不到。地球上的物种陆续灭绝了,剩下的绝不是人和钱,很可能光剩下几堆铜钱和一片荒芜——人?早就没有了。“共舞”的近期效果是什么呢?培养残忍,在虐待动物中培养起来的乐趣和快感,会在其他场合进一步发扬光大。心上浸透了沥青,神经强化得像钢缆,面对流氓欺负妇女等丑恶现象,看客会更多,心态也会更加轻松惬意,并从残忍中发掘出无尽的妙趣。

在昆明的翠湖,海鸥是可爱的,这小动物似乎在人的感召下向人靠近;在舞狼和舞虎的娱乐场所里,又是谁在向谁靠近呢?

1993年8月

比鬼更可怜的,是人

人间的日子好过了,会格外惦记死去的亲人。在亲人的葬礼上,在年节的祭奠中,人们出手越来越慷慨。而始料不及的是,这些充满善意和孝心的挥霍,却给阴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鬼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

最严重的,是阴间的金融秩序一片混乱。阴间较早时候,跟人间一样,流通的是铜钱。这钱同尸体一块儿埋到墓里。后来发现陪葬的金玉和铜钱成了吸引盗墓贼的诱饵,恰好蔡伦又发明了纸,遂改为陪葬纸钱。汉唐以降,都用纸钱。阴间的这次币制改革,功莫大焉,为还要继续活下去的平民百姓节省了不小的开销。这次改革,估计是得到了阴间的认可,鬼们能健康地生活到如今,就是明证。纸实在是个好东西。买点儿纸,敲上些圆痕迹,一烧,就“邮”到阴间,成了货币;以活人殉葬犯法,那就糊些纸人、纸马,一烧,就活了,可以在阴间为去世的亲人殷勤地服务(这话其实颇有语病,应该说“一烧,就死了”才对,才能与其服务对象配套)。而今,社会昌明,印刷业发达,使关心阴间的人们的周到设想,很快就能成为花样翻新的现实。有人印刷出和人间钞票类似的“冥票”。这“冥票”比纸

